

唐陸宣公翰苑集

一
五
冊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二十二

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山右張佩芳菘圃注釋

新安

汪梧鳳在湘

參訂

方矩晞原

涇陽柏森子餘校刊

中書奏議五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狀三首

通鑑綱目贊以
郊赦已近半年

而竄謫者尚未霑
恩乃爲三狀擬進

右竄謫之徒皆在遐僻或迫於衰暮願景思還或困於

瘴癘

程海虞衡志瘴者山嵐水毒與草莽沴氣鬱勃蒸熏之所爲也邕州兩江水土尤惡一歲無時無瘴

春曰青草瘴夏曰黃梅瘴六七月曰新禾瘴八九月曰黃茅瘴土人以黃茅瘴爲尤毒 翹心望徙

旣關需澤許以量移企躍之情遠想可見若准所司舊

例須俟州府錄申盤勘檢尋動踰年歲上稽恤宥之旨

下虧慶賴之心

書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臣等商量恐須釐革望令

所司據承貞元六年恩赦檢勘已量移未量移官

通鑑音注

檢勘者謂考其功過察其假名承僞隱冒升降 及貞元六年恩後左降官等除

遷改亡歿之外具名銜及貶謫事由年月速報中書門

下不須更待州府申請臣等據所司報到則便進擬不出歲內冀悉霑恩未審可否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又奏量移官狀

右伏以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當舒遲故決罪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故赦書日以五百里

為程

顧炎武日知錄後唐輿服志曰驛馬三十里一置

史記田橫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廢置是也唐制亦然其行或一日而馳十驛韓愈詩銜命山東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遲是也而唐制赦書日行五百里則又不止於十驛古人以誠以聖王之心務宏慶

惠必迴翔於行罰而企躍於舒恩不加罰於典法之外

不虧恩於德令之內則受責者莫得興怨荷貸者咸思

自新所謂威之斯懲宥之斯感懲以致理感以致和致

理則尊致和則愛爲人父母必在兼行陛下德配上元

澤流下土頃因郊祀普降鴻恩凡是貶謫之人並許量

移近處通鑑釋文移徙也謂得罪遠謫者遇赦則量徙近地臣等任叨輔翼禮記保也

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職在宣行尋具奏聞請便進擬聖心

精一務欲均齊令待所司檢尋一時類例處分其左降

官內或罪非可棄才有足甄亦許別狀商量不拘常例

獎用臣等據所司檢勘左降官及流人送名到者都比

擬量移及別追用分爲三狀前月十二日封進其流人

量移狀已蒙印出行下訖餘兩狀至今未奉進止竊以

赦書宣布通典唐開元禮皇帝遣使詣諸州宣赦書其

者至掌次者引就次以赦書置於案應集之官至州門

外服朝服非朝服者公服本司設使者位於廳階開南

向設刺史位於使者位南北面設應集之位於刺史之首

後文官在東武官在西每等異位重行北面相對爲首

又設門外位文官於門東西向武官於門西東向俱每

等異位重行以北爲上本司錄州見囚集於州門之外
北面西上贊禮者引應集之官俱就門外位刺史朝服
以出行參軍引立於東南西南向使者出次贊禮者引立
於門西武官之前少北東向刺史二人對舉案立於使者
西南俱東面立定行參軍引刺史先入立於內門之東
面再拜行參軍引刺史先入立於內門之東西面州官
立於其後贊禮者引使者入門內而立持案者從之使

者詣階聞就位南向立持案者立於使者西南東面行
參軍引刺史贊禮者引應集之官以次入就位立定持
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赦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
稱有赦刺史以下皆再拜宣赦書訖又再拜舞蹈又再
拜本司釋囚行參軍引刺史進使者前北面受赦書退
復位贊禮者引使者出持案者從之俱復門外位行參
軍引刺史贊禮者引州官以次出復門外位刺史拜送
贊禮者引使者還於次行參軍引刺史入贊禮者引州
官還

僅欲半年若更淹遲恐乖事體又諸州刺史及臺

省官等繼有事故頗多闕員睿旨精於選求至今常不
充備以眚掩德見非古人錄用棄瑕允歸聖造願廣舍
宏之美庶增誘掖之途謹奉狀陳聞伏聽進止

又進量移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舊例左降官每准恩赦量移不過三百五百里今度進擬稍似超越又多是近兵馬處及當路州縣

通鑑本注當路州縣謂其地當入京之路者

事非穩便宜更商量伏

以罰宜從輕赦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道廣德澤之恩也夫位尊者其惠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豐位尊而惠輕則體非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陛下躬行盛禮渙發德音念謫居之荒遐哀負累之沉棄俾移近處將合新恩赦令初行室家相慶惠亦至矣言亦大矣竊料竄逐窮僻喜聞霈澤降臨固必破產以飾行

裝計日而俟休命

書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在苒淹息復經半年倘

又所移之官還與舊任鄰近竊恐乖陛下垂愍之意虧

制書行慶之恩口惠重而事實輕

禮記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

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

非所以揚洪休而布大信也謹按承前

格令左降官非元勅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卽申所司量其舊資便與改敘縱或未有遷轉亦卽任其歸還逮於開元末李林甫固權專恣凡所斥黜類多非辜慮其卻迴或復冤訴遂奏左降官考滿未別改轉者且給俸料不須卽停外示優矜實欲羈係從此已後遂爲恆規一

經貶官便同長往迴望舊里永無還期縱遇非常之恩
許令移遠就近雖名改轉不越幽遐或自西徂東或從
大適小時俗之語謂之橫移馴致忌尅之風積成天寶
之亂展轉流弊以至於今天下咸病此法深苛而不能
改從舊典者良以猜嫌之慮易惑上心將謂負譴之人
悉包樂禍之意已經黜責遂欲隄防故高論則痛嫉林
甫之陰邪而密網則習行林甫之弊法儉邪爲蠹乃至
於斯然則左降永絕於歸還量移不離於僻遠蓋是姦
臣詭計殊非國典舊章且貶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

重責有淺深固非盡是回邪皆須備慮王者之道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做則浸及威刑不勉則復加

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遷

綱目集覽諸侯王表

左官之律韋昭以爲左猶下也漢法地道尊右故謂貶秩爲左遷

念材而漸加進敘人

知復用誰不增修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

貶黜便謂姦凶恆處防閑之中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

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

含悽貪亂或起於茲

通鑑本注悽悲也痛也

雖則何患能爲亦足

感傷和氣謂非帝王開懷含垢之大體聖哲誘人遷善

之良圖也臣等昨所進擬商度非不精詳既審事宜亦

尋舊例參求折衷史記孔子世家折中於夫子索隱曰離騷云令五帝以折中注王叔師云

折中正也宋均云折斷中當也猶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也兼務齊平大約所擬

之官各移近地一道郡邑稍優於舊任官資序進於本

銜並無降差亦不超越其有累經移改已至闕畿則但

易以大州增其常秩所冀人皆受賜施不失平上副洪

恩荀勗詩洪恩普暢慶及羣臣下塞延望纔將得所殊匪爲優今若

裁限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改職而疆域不離於本

俞允集 卷二十一 奏議五 六 柏經正堂藏書

道遷居而風土反惡於舊州

通鑑本注離力智翻風土之同道而獨甚惡者如廣

府統廣韶端康封岡新樂瀧寶義雷春高循潮等州而春循新瘴氣特重於諸州是也

徒有徙家

之勞寔增移配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驛應合量移之例約有二百許人道路須計其遠邇之差州縣則校其高下之等若必選非當路復不近兵則恐類例失倫措置偏併示人疑慮體又非宏幸希聖聰更賜裁審其擬官狀並未敢改革謹重封進伏聽進止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敘狀

通鑑綱目上性猜忌不委

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一經譴責終身不收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贊諫云云

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敦付物以能之義闡恭己無爲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也夫聖人之於愛才不惟側席求思而已

後漢逸民傳光武側席幽人

乃復引

進以崇其術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尊分之於土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

詩序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書比梓人之理材既勤樸

斷惟施丹臚

書若作梓材既勤樸斷惟其塗丹臚注臚采色之名

禮著造士

王制命鄉

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注造者成也言成就其才德也

易尚養賢蓋以人皆含靈惟所誘

致如玉之在璞

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

抵擲則瓦石追琢則

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闕則污泥疏濬則川沼是以書籍

所載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雋父

蔡琰與周俊書吳平聖王之老

成明時

運鍾衰季則朝乏英髦

左傳周公弔二叔之不威注二叔謂夏殷叔世

疏云國衰爲叔世

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其

雄才御宇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王之

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乃知季代
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育養獎勸之道亦有所不至焉
故曰人皆含靈惟其誘致漢高稟大度故其時多魁傑

不羈之材

前漢班彪王命論高祖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趨時

如響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諫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
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
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

漢武好英風

故其時富瓌詭立名之士

前漢書公孫宏傳贊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

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
於芻牧宏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磳出於降虜
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斯爲盛儒雅
則公孫宏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

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
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
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宏羊奉
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
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
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良核實之能前漢循吏傳孝宣由仄陋而登至尊興於

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
應必知其所以然漢世良吏于是為盛稱中興焉

乎哀平桓靈昵比小人疎遠君子故其時近習操國柄

嬖戚擅朝權前漢佞幸傳贊哀平之際主疾無嗣美臣

擅命董賢溢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咎在親

便嬖所任非仁賢也後漢黨錮傳桓靈之間主荒政謬
國命委於閹寺士君子羞與為伍謹按是知人之才性
近習嬖戚如董賢王莽十常侍之類

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
人才消長之所由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之乏人
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
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
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謬非嘉

量不平輕重相欺非懸衡不定

前漢律歷志量者侖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

也以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侖以井水準其槩合
侖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注
師古曰嘉善也又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

則主者實病而權量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量

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

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平頒秩俸

唐書百官志太府寺掌財貨廩藏寶

易凡四方貢賦百官俸秩謹其出納

通典

太假使財用

府光宅元年改爲司府卿一人少卿二人

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其理甚明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準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疎忌則擬議雖當而罕兪是使羣材仕進之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

通鑑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諸將競論功

賞故官爵不能無濫末泰以來天下稍平而元載王縉
秉政四方以賄求官者相屬于門大者出于載縉小者
出于卓英倩等皆如所欲而去及常袞爲相革其弊杜
絕僥幸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崔
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
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夫與奪

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徇喜心

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眾不以人廢官或其阻執

事而擁羣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無以

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

緇衣母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母

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蓋務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

大猷嬖者或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

其不同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遏惡揚善非小人所能
君子以愛才爲心小人以傷善爲利愛而引之則近黨
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覈而
縣信是以大道每隳于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啟
讒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
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閒劇之別通典

以大興長安河南洛陽四縣令並增正五品
諸縣皆以所管閒劇及衝要之處以爲等級

名稱有虛

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

乎制法以司契

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于人故有德
司契無德司轍林希逸云左契如今之

合同文字一人得左一人得右有德者則司主此契而無求索之心擇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厥中則其法可更而其契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去而其秉不可奪也如或事多錯雜任靡適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失所求愈羸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庶事隳哉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闕官須補或緣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於再至於三

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徇僉諧或擢自旁

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

左傳子產曰晉政多門

等差不

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臣聞耀乘之珠

不能無類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梁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淮南子夫夏

后氏之璜不能無考

連城之璧不能無瑕

尹文子魏田父有耕于野

者得玉徑尺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賀曰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

曰此無價以當之五

城之都僅可一觀矧伊有情寧免愆吝仲尼至聖也

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爲言顏子殆庶也尙稱不遠而

復無祇悔爲美況自賢人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

不以瑕類而不珍髦彥不以過失而不用故元元之教

曰常善救人則無棄人

老子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文宣

亦云赦小過舉賢才齊桓不以射鉤而致嫌故能成九

合之功

史記管晏列傳管仲既用任政于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秦穆

不以一眚而掩德

左傳晉敗秦師于殽秦伯素服郊次曰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

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故能復九敗之辱

謹按左傳僖三十三年晉敗秦師于殽文二年晉侯

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三年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

濟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無九敗之事楊慎丹鉛錄曰

古人言數之多止于九公羊傳云葵邱之會桓公震而

矜之叛者九國九國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宋儒

趙鵬飛云葵邱之會惟六國鹹牡邱皆七國會淮八國

寧有九國乎公羊本意謂一震矜而九國叛猶漢紀云
叛者九起云爾又逸周書云左儒九諫於王孫武子善
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楚辭九歌
乃十一篇九辯亦十篇宋人強合九辯二章爲一章以
協九數非也竊意九敗亦當作此解猶言屢敗耳不必泥
前史序項籍之失天下曰
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遺前漢酈食其傳注師古曰言項羽吝

爵賞而念舊惡

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聞人之過終身不

忘然則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

夫登進以懋庸

通鑑本注懋勉也庸功也

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

如循環

史記高祖紀贊三王之道若循環

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

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匱

後漢董扶傳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

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

者警飭以恪居

通鑑本注恪居謂恪居官次也

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俾

人於變以致時雍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既切

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永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

人皆求宦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修身勵行聚學

樹官非數十年閒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

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

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

禮記故君子約言

人先言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又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錯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

啗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

爾漢張釋之傳豈效此齋夫喋

喋利口捷給哉注晉灼曰喋音牒

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恆可者未

必忠故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眾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而真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

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
經解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通鑑本注由與猶同揣初委翻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所謂程試乖方

之患也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睽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是以巧梓順輪楠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駑驥無失性物旣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能固不兼具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才難不其然乎夫惟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爲用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

才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曷由得人若夫一至之
能偏稟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
當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
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莫盛唐虞
臣佐之盛莫盛稷禹稷禹之比無非大賢然猶各任所
能不務兼備故尙書序堯舜命官之美自稷禹咎益以
降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播百

穀敷五教序五刑

史記五帝本紀注馬融曰五刑墨劓

荆宮大辟正義曰按墨點鑿其額涅
以墨劓截鼻也荆刑足也宮淫刑也
男子割勢女人幽閉也大辟死刑也禮樂興和蠻夷率

服洎鳥獸魚鼈亦罔不靈

帝王世紀禹為司空功被天下棄為后稷播時百穀契為

司徒敬敷五教皐繇為士典刑惟明倕為共工莫不致力益為朕虞庶物繁植伯夷為秩宗三禮不闕夔為樂正神人以和龍為納言出內惟允於是俊又在官羣后德讓百僚師師以五采章施於五色為服以六律五聲八音協次用之和蒸民乃粒萬邦作乂庶績咸熙

蓋由鑿得其人任得其所鑒

擇付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

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

下功焯當代名施無窮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

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為能而

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

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

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

取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在

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

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

莊子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釋椎

鑿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爲何言耶公曰聖人之

言也曰然則君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注魄本作粕

已漉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旣樸官號未多

但別賢愚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效不計事於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三

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通鑑音注

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黜陟行于九年之後非賒緩也俗滄事簡在位者各思盡其職不為奸欺就力有不稱者一考而未黜冀其能自盡也其不能盡者才有不稱者不逮耳再考不稱而猶未黜謂才有短長臨事有過誤前考已稱其職而今考不稱者必過誤也前考不稱而今考能稱其職者能自勉也三考皆不稱則其人信不可用矣于是乎黜然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之此唐虞忠厚之至也

于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前漢

百官公卿表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前漢百官公卿表郡守秦刺員十三人郡守秩二千石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

史高第者即遷為郡守郡守高第者即入為九卿通典

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從九卿即遷為亞

宋正大司農少府謂之九寺大卿大夫秦官位上卿銀印

相相國前漢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秦官金印紫綬

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

一年更名相國通典故事選郡守相高第為御史大夫

任職者為丞相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

轉拜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

縣邑有七等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通典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

都督都護府之外以近畿之州為四輔其餘為六雄十望十緊及上中下之差縣有赤畿望緊上中下六等之

差同謂省郎即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通典

大曹吏部兵部為前行戶刑為中行禮工為後行又郎官謂之尚書郎漢置四人分掌尚書事初上臺稱守尚

書郎中滿歲稱尚書郎三歲稱侍郎隋開皇三年又各置員外郎一人員外郎其置自此始煬帝改諸司侍郎但曰郎唐改隋諸司郎為郎中每曹又復置員外郎唐書百官志郎中從五品上員外郎從六品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唐書百官志門下省左諫議大夫四人通典諫議大夫掌議論無常員多至數十人屬郎中令至漢武帝元狩五年始更置之後漢增諫大夫為諫議大夫隋置七人屬門下省唐屬門下後又屬中書補闕拾遺唐書百官志門下省唐屬門下後又屬中書補闕拾遺六人從八品上掌供奉諷諫中書人從四品上左拾遺六人從八品上掌供奉諷諫中書省右補闕六人右拾遺六人掌如門下省通典武后垂拱中置補闕拾遺二官以掌供奉諷諫天授三年舉人無賢愚咸加擢用高者試鳳閣侍郎給事中次或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當時頗為濫雜著於謠誦自開元以來尤為清選三等之別洎諸臺寺唐書百官志官司之別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各統其屬以分職定位通典分注龍朔

卷五

通鑑正堂藏書

二年改尚書省爲中臺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
光宅元年改尚書省爲文昌臺門下省爲鸞臺中書省
爲鳳閣御史臺爲肅政臺其後官俱復舊惟御史臺稱
臺寺者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
九寺也 率類於斯悉有常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事咸

以九載爲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僚每嗟於白首
三代爲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
已也至於鯀陞洪水績用靡成猶終九年然後殛竄後
代設有如鯀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固知
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以此爲稽古之方
是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 韓詩外傳夫知惡往古之所
以危亡而不襲蹈其所以安

存者則無以異乎卻頃者臣因奏事論及內外序遷唐書

行而求逮于前人本傳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一

調吏員稽壅則案牘叢淆偽冒蒙真吏緣以為茲廢置

無綱至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贄乃請以

內外員三分之每歲計闕集人檢柅吏姦天下便之唐書后妃傳代宗

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朕外祖唐書真皇后沈氏吳

與人生德宗后父易會作秘書少監唐書百官志秘書

直德宗即位贈太師品上通典秘書監掌經籍圖一任經十餘年董晉將順

書監國史領著作太史二局睿情遂奏云臣於大厯中曾任祠部司勳二郎中唐書

志禮部其屬有四一曰禮部二曰祠部通典魏尚書有

祠部郎歷代皆有主禮制龍朔二年為司禮大夫掌祠

祀天文漏刻國忌廟諱卜各經六考通典注一陛下之

祝醫藥等及僧尼簿籍各經六考通典注一陛下之

奏議五 柏經正堂藏書

意頗爲宜然以臣憊愚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是非

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況於舊例之中自有舛駁之

異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唐書元載傳載

智略開果久得君以爲文武才略莫己若外委主書卓

英倩李待榮內劫婦言縱諸子關通貨賄京師要司及

方面皆擠遣忠良進貪猥凡仕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

進干請不結子弟則謁主書轉迨至中歲君臣構嫌姑務優游百事凝滯唐書食貨志中官魚

朝恩恃恩擅權代宗與宰相日夜圍之及朝恩誅帝復

與載貳君臣猜閒不協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幾十年

其於選授尤所艱難始以頗僻失平繼以疑阻成否通鑑

載所擬官多非法恐爲有司所駁奏凡別勅除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簡勘上亦從之然亦厭其所

爲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爲心腹漸收載權至使彝倫闕敝庶位多淹是皆

可懲曷足爲法夫覈才馭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爲中道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槩但曰宜久其任得非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惟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大小閒劇之殊而俱不可曠闕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

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

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騶虞樂官備也注節者歌詩

以爲發天之度也一終爲一節騶虞官虞山澤之官此二職皆不乏人則官備可知

惟經邦贊國

之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以及三公

不必備惟其人

禮記文王世子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

使能也

議者昧於明徵一槩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

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

陛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畱或謂其未著功勞何

用數改是乃循默者旣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

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

易譬困于株木注沉滯卑困居无所

安論衡遵禮蹈繩修身守節人之從宦積小成高至於

在下不汲汲故有沉滯之雷

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修計
日思進而又淹逾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
殊異登延之義且乖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
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有
卒者其惟聖人降及中才罕能無變其始也砥礪之心
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弛
天地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爲安得皆當是以分分而
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

前漢枚乘傳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

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注鄭氏曰石百二十斤師古曰言自小小至於大數則有輕重不同

也度音徒各反莅職既久寧無咎愆或為姦吏所持或坐深文

所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

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

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

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

官有業而事有終此理之中庸故書以為法遷轉甚速

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然

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徇浮議謂協典謨久

次當進者既曰務欲且畱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體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敷求法太宗天后英邁之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盛尙愧前朝底乂之功未光當代良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心故雖暫獲超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瘁抑斯之由而議者莫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反以廣於進用爲情故以梗於除授爲精詳

通典注六品以下吏部注擬謂之旨授五

品以上則皆勅除以避謗爲奉公之誠以摘瑕爲選士之要乃

至稱毀紛糅美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掎摭聖德廣納

不時發明小人多言益敢陰詐以是眩惑目無全人進

用之意轉疑汲引之塗漸隘宋書孝義傳序軌訓之理未宏汲引之塗多闕綱目

集覽引薦也如井中汲水引之而升也舊齒旣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罕

升故令官序失倫人才不長資望漸薄砥礪浸微高卑

等衰殆不相續臣以竊位屬當序才懼曠庶官亟黜宸

展明堂位天子負斧展南鄉而立注展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爲斧文亦曰斧展

昧識不足以周物微誠不足以動天徒勤進善之心轉

積妨賢之罪慙惶交慮焚灼盈懷凡除吏者非謗刺之
所生必怨咎之所聚宰臣獲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干何
所爲利但以待罪鈞轄職思其憂兼迫於感恩願效之
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裁擇用捨惟陛下圖之謹
奏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二十二終

五公... 五十五... 殊

...

...

...

...

...

...

...

...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二十三

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山右張佩芳菘圃注釋

新安

汪梧鳳在湘

參訂

方矩晞原

涇陽柏森子餘校刊

中書奏議六

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

唐書食貨志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

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絹匹爲錢三千二百其後一匹爲錢一千六百輸一者過二雖賦

不增舊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
本價爲虛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剝價謂
之折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
配曰和市以巧避徵文比大厯之數再倍又糶
疫水旱戶口減耗刺史析戶張虛數以寬責逃
死闕稅取於居者一室空而四鄰亦盡戶版不
緝無浮游之禁州縣行小惠以傾誘鄰境新收
者優假之唯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帝以問
宰相陸贄贄上疏請釐
革其甚害者大略有六

其一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

一井之地九夫共之

前漢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界六尺爲

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畝是爲八

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
病則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
也
公田在中藉而不稅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注藉

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

善則非民穀梁傳古者什一藉而不稅私田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

稼不善則非民注非責也吏田畷也言吏急事頗纖微
民使不得營私田故非之非民民勤私也

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行故國家襲其要而去其

煩丁男一人授田百畝唐書食貨志凡民始生爲黃四

六十爲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

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爲末
業其餘爲口分末業之田樹以榆棗桑及所宜之木皆

有數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薄厚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但歲納租粟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寬鄉減半狹鄉不給

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謂之租

唐書食貨志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

租通典制每一丁租二石若嶺南諸州則稅米上戶一石二斗次戶八斗下戶六斗若夷獠之戶皆從半輸

古者任土之宜以奠賦法

通典陶唐制冀州厥賦為上錯兗州厥賦貞青州厥賦

中上徐州厥賦中中揚州厥賦下上上錯荊州厥賦上

下豫州厥賦錯上中梁州厥賦下中三錯雍州厥賦中

下禹定九州量遠近制五服任土作

而壹之每丁各隨鄉土所出歲輸若絹若綾若純

說文

縹也徐鉉曰今俗別作純非是其二丈綿三兩其無蠶桑之處則輸布

二丈五尺麻三斤以其據丁戶調而取之故謂之調書

唐書

食貨志丁隨所出歲輸絹二疋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
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通典開
元八年二月制曰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于斤兩
遂則加其丈尺有五丈為疋者理甚不然闊尺八寸
長四丈同文共軌其事久行立樣之時已載此數若求
兩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所司簡閱有踰于比年
常例尺丈過多者奏聞二十五年定令諸課戶一丁租
調准武德二年之制其絹絁為疋布為端綿為屯麻為
緞若當戶不成疋端屯緞者皆隨近合成其調古者用
麻每年支料有餘折一斤輸粟一斗與租同受

人之力歲不過三日

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後代多事其增十

之國家斟酌物宜立為中制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不
役則收其庸日準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直故謂之庸

唐書食貨志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
爲絹三尺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
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日通典諸丁匠不役者
收庸無絹之鄉絕布三尺程大昌演繁露今之丁錢卽
漢世筭錢也以其計口輸錢故名口賦也漢四年初
爲筭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
錢人百二十爲一筭治庫兵車馬至文帝時人多丁眾
則遂取高帝本額歲減三之二則一口一年止輸錢四
十也賈捐之曰文帝偃武行文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
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文帝時天下民多
故出賦四十凡三歲而一事卽高帝時百二十至此而
減爲四十者也此之謂事卽古法一歲一丁供役無過
三日者是也民年十五以上雖未成丁亦輸口錢所謂
民賦四十者也及已成丁則每歲當供三日之役者至
此減爲三年而才受一年之役也唐制成丁而就此三
役不役則計日收其庸末世所謂丁口錢本此

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
世業爲租庸調之法
參考歷

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域
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田則有租有家則

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爲家法制均壹雖欲轉徙莫容

其姦

唐書食貨志徙寬鄉者縣覆于州出境則覆于戶部官以閒月達之自畿內徙畿外自京縣徙餘縣

皆有

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生則不隄防而

家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閱而眾寡可知以之爲理

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足三

代創制百王是程雖維御損益之術小殊而其義一也

天寶季歲羯胡亂華

通鑑本注謂安祿山史思明

海內波搖兆庶雲

擾版圖墮於避地

顧炎武曰知錄圖即里也。不曰里而曰圖者以每里冊籍首列一圖故名。

曰圖是矣。今俗省作圖。

賦法壞于奉軍

通典注舊制百姓供公上計丁定庸調及租其稅戶

雖兼出王公以下比之二三十分唯一耳。自兵興以後經費不充于是徵斂多名且無恆數。貪吏橫恣因緣為奸法。令莫得檢制。悉庶不知。告誦其丁狡猾者即多規

避或假名入任或託迹為僧或占募軍伍或依倚豪族兼諸色役萬端。蠲除鈍劣者即彼徵輸困竭日甚。唐書

食貨志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定。其後國家侈費無節。建中之初

而盜起兵興財用益屈而租庸調法弊壞。

建中之初

再造百度

書不役耳目

執事者

通鑑本注執事者謂楊炎

知弊之宜

革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舊

患雖減新疹復滋。救跛成痿

前漢哀帝紀痿痺注如漘曰痿音顛踐之踐弩病兩

足不能相過曰痿

展轉增劇凡欲拯其積弊須窮致弊之由時

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揆新校舊慮遠圖難規略未詳悉固不果行利害非相懸固不苟變所爲必當其悔乃亡

易革而當其悔乃亡

若好革而不知原始要終

斯皆以弊易弊者也至於賦役舊法乃是聖祖典章行之百年人以爲便兵興之後供億不常乘急誅求

左傳誅求

無時是以不敢寧居

漸隳經制此所謂時之弊非法弊也時有弊

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掃庸調之成規創兩稅之新制

唐書楊炎傳初定令有租賦庸調法自開元承平久不爲版籍法度玩愒而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悉

初定令有租賦庸調法自開元承平久不爲版籍法度玩愒而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悉

非向時又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元宗事夷狄戍
者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貫籍不除天寶中王鉉爲戶
口使方務聚斂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隱課不出乃按
舊籍除當免者積三十年責其租庸人苦無告故法大
敝至德後天下起兵因以飢癘百役並作人戶凋耗版
圖空虛軍國之用仰給下民支轉運使四方征鎮又自
給方會度都團練使賦斂之司數四莫相統攝朝廷不
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
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親愛旬
輸月送無有休息吏因其苛蠶食於人富人多丁者以
宦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
增於下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炎疾其敝乃請爲兩稅
法以一其制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
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
爲差不居處而行商者所在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
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入之俗有不便
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息省而丁額不廢夏稅盡六月秋
稅盡十一月歲終以戶賦增失進退長吏而尚書度支

總焉帝善之使論中外議者沮詰以爲租庸令行數百年不可輕改帝不聽

立意且爽彌綸

又疎竭耗編氓日日滋甚夫作法裕於人未有不得人

者也作法裕于財未有不失人者也陛下初膺寶位思

致理平誕發德音哀痛流弊念徵役之頻重憫烝黎之

困窮分命使臣敷揚惠化

通鑑綱目建中元年二月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

誠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窒侈欲以盪其貪風息冗費

以舒其厚斂而乃搜摭郡邑劾驗簿書

綱目集覽簿書簿籍文書也

每州各取大厯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便爲兩稅

定額

唐書食貨志田稅視大厯十四年墾田之數爲定遣黜陟使按比諸道丁產等級免鰥寡惻獨不濟

者敢有加斂以枉法論舊戶三百八十萬五千使者按
比得主戶三百八十萬客戶三十萬歲斂錢二千五十
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千
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文獻通考按自秦廢井田之制
隳十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計多少於是始舍地而稅人
征賦二十億于古漢高祖始理田租十五而稅一其後
遂至三十而稅一皆度田而稅之然漢時亦有稅人
之法一歲所賦不過十三錢有奇至魏武初平袁紹適
令田每畝輸粟四升又每戶輸絹二疋綿二斤晉武帝
又增而爲絹三疋綿三斤然晉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
畝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則出此戶賦者亦皆
有田之人非墾空而稅之也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
齊周隋唐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同然大概計畝而稅
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其時戶戶授田雖不必履畝
論稅只逐戶賦之則田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爲租庸
調田則出粟稻爲租身與戶則出絹布綾綿等物爲庸
調然口分世業每人爲田一頃則亦不殊元魏以來之
法而所謂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也中葉

以後法制隳弛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官授田之法盡廢則向之所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迺欲按籍而徵之令其與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賦可乎又況當大亂之後人口死徙虛耗豈復承平之舊其不可轉移失陷者獨田畝耳然則視大厯十四年墾田之數以定兩稅之法雖非經國之遠圖乃救弊之良法也但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輸其所有乃計綾帛而輸錢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遂至輸一者過二重爲民因此乃培克之吏所爲此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爲經制總無名非法之不善也

之暴賦以立恆規是務取財豈云卹隱作法而不以裕人拯病爲本得非立意且爽者乎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惰則窶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丁夫爲本通鑑唐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爲本無求于力分

之外無貸于內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

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

則地著固不下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

勤吏記貨殖傳以故皆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如是然

後能使人安其居盡其力相觀而化時靡遁心雖有惰

遊不率之人亦已懲矣兩稅之立則異于斯唯以資產

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

其稅多通鑑本注按陸贄論兩稅狀云云然則當時稅賦但以貧富爲等第若今時坊郭十等戶鄉村

五等戶臨時科配也會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

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通鑑本注謂商賈居實貨待時而取利者有積于場

圃困倉直雖輕而眾以爲富通鑑本注謂力田而蓄穀粟者有流通蕃

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通鑑本注蕃讀如繁謂貸子錢而收利者有廬

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通鑑本注謂美居室侈服用而夸一時者

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概計估筭緡宜其失平長僞由

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恆脫于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

者每困于徵求此乃誘之爲姦毆之避役文獻通考陸宣公所言固

爲切當然必欲復租庸調之法必先復口分世業之法

均天下之田使貧富等而後可若不能均田則兩稅乃

不可易之法矣又歷代口賦皆視丁中以爲厚薄然人

之貧富不齊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襲世資家累千金者

乃薄賦之又有年齒已壯而身居窮約家無置錫者乃厚賦之豈不悖謬今兩稅之法入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尤爲得當宣公所謂計估筭緡失平長僞挾資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不遷者困斂求乃誘之爲姦毆之避役此亦是有司奉行者不明不公之過非法之弊蓋力田務本與商賈逐末皆足以致富雖曰逐末者易于脫免務本者困于誅求然所困猶富人也不猶愈于庸調之法不變不問貧富而一概按元籍徵之乎蓋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雖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于楊炎而少之乎

力用不得不弛風俗不得不訛閭井不得不殘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

通鑑本注創制之初不務齊平首猶言立法之初

但令本道本州各依舊額徵稅軍興已久事例不常供
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
既成新規須懲積弊化之所在足使無偏減重分輕是
將均濟而乃急于聚斂懼或蠲除不量物力所堪前漢
志生之有時而用之唯以舊額爲準舊重之處流亡益

亡度則物力必屈

多舊輕之鄉歸附益眾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

歸附則已輕者散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又以謀

始之際不立科條分遣使臣凡十餘輩

通鑑命黜陟使與觀察刺史約

百姓丁產專行其意各制一隅遂使人殊見道異法低

定等級

昂不類緩急不倫逮至復命于朝竟無類會裁處其于

踏駿

通鑑音注踏乖也駿錯也

胡可勝言利害相形事尤非便作法

而不以究微防患爲慮得非彌綸又疎者乎立意且爽

彌綸又疎凡厥疲人已嬰其弊就加保育猶懼不支況

復亟繚焚絲

說文繚纏也左傳猶治絲而勢之也

重傷宿疴

說文疴痕疴也疴音簡

其爲擾病抑又甚焉請爲陛下舉其尤者六七端則人

之困窮固可知矣大厯中紀綱廢弛百事從權至於率

稅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賦旣無定限官司懼有關供

每至徵配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爲施

惠之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既由郡邑消息易協

物宜故法雖久刑

漢書音義刑烏丸反刑角之刑訛缺也

而人未甚瘁及

總雜徵虛數以爲兩稅恆規悉登地官

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掌建邦

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通典初戶部居禮部之後

武后改置天地四時之官以戶部爲地官由是遂居禮部前神龍元年復改地官爲戶部咸繫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

人益困窮其事一也本懲賦斂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

法既行已重於舊旋屬征討國用不充復以供軍爲名

每貫加征二百

唐書食貨志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增其本道稅錢每緡二百因詔天下皆增之

當道或增戎旅又許量事取資詔敕皆謂權宜悉令事

畢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二也
定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
疋當錢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納絹一疋當錢一千五六
百文往輸其一者今過於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
輸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三也諸州稅物送至上都度支
頒給羣司例皆增長本價而又繆稱折估抑使剝微姦
吏因緣得行侵奪所獲殊寡所擾殊多此則人益困窮
其事四也稅法之重若是既于已極之中而復有奉進
宣索之繁尙在其外

通鑑音注遣中使以聖旨就
有司宣取材物謂之宣索

方岳

頗拘于成例莫敢闕供

通鑑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

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寔或割留常

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秩祿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

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章卒在西川有日進

其後常州刺史濟源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

進奉自肅始及劉贊卒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朝典

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

又束以彛章不許別稅通鑑詔兩稅外輒率綺麗之飾

紈素之饒前漢地理志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注師

華靡也紈音九文選古詩被服紈非從地生非自天降

與素注善曰范子曰白紈素出齊

禮記非從天降也若不出編戶之筋力膏髓將安所取哉

也非從地出也

通鑑音注編相聯次也民謂之編民亦謂之編于是有

巧避微文曲承睿旨變徵役以召雇之目換科配以和
市之名廣其課而狹償其庸精其人而麤計其直以召
雇爲目而捕之不得不來以和市爲名而迫之不得不
出其爲妨抑特甚常徭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五也大歷
中非法賦斂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之類者旣並收
入兩稅矣今于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此則人

益困窮其事六也

通鑑上畋于新店人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

何爲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于稅後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于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馬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

有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恐
聖主深居九重皆未之知也

建中定稅之始諸道已

不均齊其後或吏理失宜或兵賦偏重或癘疾鍾害或
水旱荐災田里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于殿責罕盡

申聞所司姑務於取求莫肯矜恤遂于逃死闕乏稅額

累加見在疲氓一室已空四鄰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

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七也自至德迄於大厯二十餘

年兵亂相乘海內罷疲幸遇陛下紹膺寶運

北史周宣
帝紀朕以

眇身祇
承寶運

憂濟生靈誕敷聖謨痛矯前弊垂愛人節用之

旨宣輕徭薄賦之言率土烝黎感涕相賀延頸企踵

淮南

子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企踵而願安利之者

咸以謂太平可期既而制失

其中斂從其重頗乖始望已沮羣心因之以兵甲而煩暴之取轉加繼之以獻求而靜約之風浸靡臣所知者纔梗概耳而人益困窮之事已有七焉臣所不知何啻於此陛下倘追思大歷中所聞人閒疾苦而又有此七事重增於前則人之無聊不問可悉昔魯哀公問于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

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而無忍節而無貧和而無寡

安而無傾漢文恤患救災則命郡國無來獻

前漢賈捐之罷珠厓

對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無復來獻

是以人

爲本以財爲末人安則財贍本固則邦寧今百姓艱窮

非止不足稅額類例非止不均求取繁多非止來獻誠

可哀憫亦可憂危此而不圖何者爲急聖情重慎每戒

作爲伏知貴欲因循不敢盡求釐革且去其太甚亦足

小休

詩民亦勞止
訖可小休

望令所司與宰臣參量據每年支用

色目中有不急者無益者罷廢之有過制者廣費者減

節之遂以罷減之資迴給要切之用其百姓稅錢因軍

興每貫加徵二百者下詔停之用復其言俾人知信下

之化上不令而行諸道權宜加徵亦當自請蠲放如是

則困窮之中十緩其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

之宜各有常貢通典天下諸郡每年常貢京兆府貢葵

十聯烏鶻五聯荻苓三十八斤細辛四斤茯神三十八

斤馮翊郡貢白裹文皮三十一斤扶風郡貢龍鬚席

十領新平郡貢剪刀十具蛇膽十斤葶豆澡豆五色龍

火筋二十具安定郡貢龍鬚十領彭原郡貢五色龍

鬚十領莞菁菴閭子亭長假蕪荆芥汧陽郡貢龍鬚

蓆六領中部郡貢龍鬚六領洛交郡貢龍鬚六領

朔方郡貢白氈十領安化郡貢麝香二十五顆靈武郡

貢鹿角膠代頰花荵蓉白鵝翎榆林郡貢青鹿角二具

徐長卿十斤赤芍藥十斤延安郡貢麝香三十顆威寧
郡貢麝香十顆銀川郡貢女稽布五端平涼郡九尺白
氈十領九原郡貢野馬皮二十一片白麥麪印盛鹽
會寧郡貢駝毛褐二段五原郡貢鹽山四十顆新秦郡
貢青地鹿角二具鹿角三十具單于都護府貢生野馬
勝皮摠十二片安北都護府貢生野馬皮二十一片
太原府貢銅鏡兩面甘草三十一斤礬石三百斤龍骨
三十斤蒲萄粉屑柏子仁上黨郡貢人參二百斤兩墨
三槃河東郡貢綾絹扇四面龍骨二十斤棗八百顆鳳
栖梨三千五百顆絳郡貢梁穀二十石墨千四百七十
槃白穀五百疋梨三千顆平陽郡貢蠟燭三十條西河
郡貢龍鬚席十領石膏五十斤消石五十斤宏農郡貢
麝香十顆硯瓦十具高平郡貢白石英五十斤小兩人參
三十兩太寧郡貢胡女布五端昌化郡貢胡女布五端
文城郡貢蠟二百斤陽城郡貢龍鬚席六領定襄郡貢
豹尾十枚樂平郡貢人參三十兩鴈門郡貢白鴈翎五
具熟青二十兩熟綠二十兩樓煩郡貢麝香十顆安邊
郡貢松子一石馬邑郡貢白鴈翎五具河南府貢瓷器

萊郡貢牛黃百二十二兩常山郡貢梨六百顆羅二十
疋景城郡貢細篛四領細柳箱八十合糖蟹二十三罇
鱧鱗三百五十挺博陵郡貢細綾千二百七十疋兩窠
細綾十五疋趙郡貢錦五十五疋大獨窠綾二十五疋
獨窠綾十疋文安郡貢綿三百兩上谷郡貢墨二百
平郡貢紬十疋北平郡貢蔓荆子四斤密雲郡貢
棧樂安郡貢絹十疋北平郡貢魚陽郡貢鹿角膠十斤
人參五斤媯川郡貢麝香十顆漁陽郡貢鹿角膠十斤
柳城郡貢麝香十顆歸德郡貢豹尾三枚安東都護府
貢人參五斤武威郡貢野馬皮五張白小麥十石天水
郡貢龍鬚六領芎藭四十斤安西都護府貢礪砂五
十斤緋氍毹五領北庭都護府貢陰牙角五隻速藿角十
隻阿魏截根二十斤交河郡貢氍毹布十端晉昌郡貢草
鼓子野馬皮黃礬絳礬胡桐淚西平郡貢特羊角十隻
隴西郡貢麝香十顆秦膠燉煌郡貢碁子二十具石膏
酒泉郡貢肉苳蓉二十斤相脈二十野馬皮兩張金城
郡貢麝香十顆鼯鼠六頭安鄉郡貢麝香二十顆同
谷郡貢蠟燭十條和政郡貢龍鬚六領並青黃色武

都郡貢蠟燭十條蜜蠟羚羊角臨洮郡貢麝香十顆懷
道郡貢麩金十兩寧塞郡貢麩金六兩大黃戎鹽合川
郡貢麝香二十顆張掖郡貢野馬皮十張枸杞子六斗
葉二十斤伊吾郡貢陰牙角五隻胡桐淚二十五斤廣
陵郡貢藩客錦袍五十領錦被五十張半臂錦百段新
加錦袍二百領青銅鏡十面莞蓆十領獨窠細綾十疋
蛇牀子七斗蛇牀仁一斗鐵精一斤兔絲子一斤白芒
十五斤空青三兩造水牛皮甲千領并袋安陸郡貢青
紵十五疋弋陽郡貢葛十疋生石斛六十斤義陽郡貢
葛十疋廬江郡貢絲布十疋石斛六十斤蘄春郡貢白
苧布十五疋烏蛇脯同安郡貢蠟五十斤石斛六十斤
歷陽郡貢麻布十疋鍾離郡貢絲布十疋壽春郡貢絲
布十疋生石斛五十斤齊安郡貢紫苧布十疋端室蟲二
斤淮陰郡貢贖布十疋漢陽郡貢麻贖布十疋江陵郡
貢白方文綾二十疋橘皮九十斤梔子五斤貝母十斤
覆盆子三斤石龍芮一斤烏梅肉十斤末陽郡貢苧練
布十五疋襄陽郡貢五盛碎石文庫路真二具十盛花
庫路真二具南陽郡貢絲布十疋淮安郡貢絹千疋上

洛郡貢麝香三十顆
仲二十斤椒目十斤黃檗六斤枳實六斤枳殼十四斤
茶芽一斤椒子一石雷丸五兩武當郡貢麝香二十顆
房陵郡貢麝香二十顆雷丸石膏蒼礬石漢東郡貢綾
十疋葛五疋覆盆子南浦郡貢金五兩禮陽郡貢柑子
四百顆橘子七百顆龜子綾十疋恆山一斤五入簞四
領蜀漆一斤雲安郡貢蠟百斤竟陵郡貢白苧布一端
武陵郡貢紵練布十端夷陵郡貢茶二百五十斤柑子
二千顆五加皮二斤杜若二斤芒硝四十斤鬼臼二斤
蠟百斤南賓郡貢蘓薰蓆四領綿紬五疋富水郡貢白
苧布十端巴東郡貢蠟四十斤漢中郡貢紅花百斤
脂一升通川郡貢綿紬三疋蜂香五斤藥子二百顆順
政郡貢蠟六十斤巴川郡貢牡丹皮十斤藥子二百顆
清化郡貢綿紬十疋洋川郡貢白梭十疋河池郡貢蠟
百斤益昌郡貢絲布十疋咸安郡貢綿紬十疋盛山郡
貢蠟四十斤車前子一升始寧郡貢綿紬十疋南平郡
貢葛五疋符陽郡貢蠟五十斤藥子二百顆潯山郡貢
綿紬十疋買子木十斤子一升丹陽郡貢方文綾七疋

苧布二十端陟厘十斤潯陽郡貢葛十疋生石斛十斤
江華郡貢零陵香百斤白布十端衡陽郡貢麩金十四
兩江夏郡貢銀五十兩宜春郡貢白苧布十疋巴陵郡
貢白苧布十疋邵陽郡貢銀二十兩蜀郡貢單絲羅二
十疋高苧衫段二十疋唐安郡貢羅二十疋濛陽郡貢
交梭二十疋德陽郡貢彌布十疋紵布十疋通義郡貢
麩金八兩柑子不限多少梓潼郡貢綾十六疋巴西郡
貢雙紉二十疋普安郡貢絲布十疋蘓薰蓆六領閬中
郡貢重連綾二十疋資陽郡貢麩金七兩柑子不限多
少臨邛郡貢絲布十疋通化郡貢麩香六十枚齊香十
枚扇香十枚穎香三十枚交川郡貢麩香三十顆當歸
七斤羌活五斤野狐尾五枚越雋郡貢絲布十疋進刀
子靶六十枚南溪郡貢葛十疋六月進荔枝煎遂寧郡
貢樗綾十五疋乾天門冬百一十斤南充郡貢絲布十
疋仁壽郡貢細葛五疋犍爲郡貢麩金五兩廬山郡貢
金落雁木瀘川郡貢葛十疋陽安郡貢綿紬十疋柑子
不限多少安岳郡貢葛十疋天門冬煎四斗洪源郡貢
蜀椒一石陰平郡貢麩香二十顆白蜜一石同昌郡貢

麝香十顆油江郡貢麝金六兩羚羊角六具臨翼郡貢
麝香三十四顆麝牛尾五斤當歸一十斤歸城郡貢麝
香六顆麝牛尾五斤當歸二十斤靜川郡貢麝香六顆
當歸十斤羌活十斤羌尾五斤恭化郡貢麝香二十顆
穎當歸十斤羌活十斤維川郡貢麝香二十顆麝牛尾
十斤和義郡貢班布六疋雲山郡貢麝香十顆黑麝牛
尾二斤蓬山郡貢麝香十顆當歸十斤羌活十斤黔中
郡貢朱砂十斤盧溪郡貢光明砂四斤靈溪郡貢朱砂
十斤茶芽二百斤潭陽郡貢麝金八兩盧陽郡貢光明
砂一斤清江郡貢黃連十斤蠟十斤黃子二百顆涪陵
郡貢連頭獠布十段寧夷郡貢蠟五十斤義泉郡貢蠟
燭十條龍溪郡貢蠟二十斤南川郡貢布五端南海郡
貢生沉香七十斤甲香三十斤石斛二十斤籠皮三十
斤蚬蛇膽五枚詹沉香二十五斤藤簾二合竹簾五領
始安郡貢銀百兩安南都護府貢蕉十端檳榔二千顆
魚皮二十張蚬蛇膽二十枚翠毛二百合普寧郡貢朱
砂二十斤水銀二十斤始興郡貢鐘乳二十四斤十二
兩二分竹子布十五疋石斛二十斤臨賀郡貢銀三十

兩連山郡貢綽布十疋鍾乳十兩高要郡貢銀二十兩
平樂郡貢銀二十兩新興郡貢銀五十兩蕉五疋南潘
郡貢銀二十兩海陵郡貢銀二十兩高涼郡貢銀二十
兩蚌蛇膽二枚康郡貢絲電四疋臨江郡貢銀二十
兩溇江郡貢銀二十兩蒙山郡貢麩金十兩開江郡貢
班布五端脩德郡貢銀二十兩臨封郡貢銀二十兩石
斛十小斤南陵郡貢銀二十兩石斛十小斤招義郡貢
銀二十兩日南郡貢象牙二根犀角四根沉香二十斤
金簿黃屑四石定川郡貢銀二十兩懷德郡貢銀二十
兩寧浦郡貢銀二十兩象郡貢銀二十兩開陽郡貢石
斛三斤銀二十兩感義郡貢銀二十兩平琴郡貢銀二
十兩合浦郡貢銀二十兩連城郡貢銀二十兩玉山郡
貢玳瑁二具鼈皮六十斤翠毛三百合甲香二斤寧仁
郡貢銀二十兩懷澤郡貢細白芋布十端龍城郡貢銀
二十兩同陵郡貢石斛二十小斤銀二十兩海豐郡貢
五色藤鏡匣一具蚌蛇膽三枚甲煎一兩鯁魚皮三釜
臺一晉康郡貢銀二十兩恩平郡貢銀二十兩朱崖郡
貢銀二十兩真珠二斤玳瑁一具萬安郡貢銀二十兩

延德郡 貢藤盤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欲崇飾燕居儲備賜予

天子之貴寧憂乏財但勅有司何求不給豈必旁延進

獻別徇營求減德示私傷風敗法因依縱擾為害最深

陛下臨御之初已洪清寧之化下無曲獻上絕私求近

歲以來稍渝前旨今但滌除流誤振起聖猷則淳風再

興賄道中寢雖有貪饕之輩曷由復肆侵漁綱目集覽 侵漁言措

克其民若 漁獵然州郡羨財亦將焉往若不上輸王府理須下

紓疲人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四五矣所定稅物

估價合依當處月平前漢食貨志諸司市嘗以四時中 月實定所掌為物上中下之賈各

自用爲
其市平

百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簡閱事或涉于姦冒

過則不在戶人重重剝徵理甚無謂望令所司應諸州

府送稅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稱折估如濫惡

尤甚給用不充

通鑑音注開元八年頒租庸調法于天下好不過精惡不過濫濫者惡之極者

也唯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征百姓根本旣自端靜枝葉

無因動搖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二三矣然後據

每年見供賦稅之處詳論詔旨咸俾均平每道各令知

兩稅判官一人赴京

文獻通考建中三年初分置汴東西水陸兩稅鹽鐵使又唐天寶後

有判官之名皆使自辟召然
後上聞其未奉報者稱攝

與度支類會參定通計戶

數以配稅錢輕重之間大約可準而又量土地之沃瘠

計物產之少多倫比諸州定爲兩等

通鑑貞元四年春正月庚戌詔兩稅

等第自今三年一定

州等下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上者其

每戶配錢之數多多少已差悉令折衷仍委觀察使更于當管所配錢數之內均融處置務盡事宜就于一管之中輕重不得偏併雖或未盡齊一決當不甚低昂旣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凋殘非但徵賦易供亦冀逋逃漸息俟稍寧阜更擇所宜

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

文獻通考大曆四年

勅天下及王公以下今後宜準度支長行旨條
每年稅錢上上戶四千文上中戶三千五百上
下戶三千中上戶二千五百中中戶二千中下
戶千五百下上戶一千下中戶七百下下戶五
百文其見任官一品準上上戶稅九品準下下
戶稅餘品並準此依戶等稅若一戶數處任官
亦每處依品納稅其內外官仍據正員及占額
內闕者稅其試及同正員文武官不在稅限百
姓有邸店行鋪及爐冶應准式合加本戶二等
稅者依此稅數勘責徵納其寄莊戶准舊例從
八等戶稅寄住戶從九等戶稅比類百姓事從
不均宐遞加一等稅其諸色浮客及權時寄住
田者無問有官無官亦在所爲兩等收稅稍殷
有者准八等戶稅餘准九等戶稅如數處有莊
田亦每處稅諸道將士莊田旣緣防禦勤勞不
可同百姓例並從九等輸稅按以錢輸稅而不
以穀帛以資力定稅而不問身丁人皆以
爲行兩稅以後之弊今觀此則由來久矣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

一焉

公羊傳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

其所取也量人之力

通鑑本注

量音

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所有則不

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而五材之

用爲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

周禮冬官考工記注五材金木水火土也

火不資於作爲金木自產於山澤惟土爰播植非力不

成衣食之源皆出於此故可以勉人功而定賦入者唯

布麻繒纊與百穀焉

前漢灌嬰傳睢陽販繒者也注師古曰繒者帛之總名書禹貢厥篚

織纊傳纊細綿爾雅翼梁者黍稷之總名菽者眾豆之總名稻者漑種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

屬助穀各二
十種凡百穀
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准

又立貨泉之法以節輕重之宜
通鑑作泉布音注曰班固曰太公爲周立九府

圓法貨寶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又鄭氏

周禮注曰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于水泉其流無不

徧謹按前漢食貨志太公爲周立九府圓法黃金方寸

而重一斤錢圓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

長四丈爲疋故貨寶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

帛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

天降災戾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患輕則爲

之作重幣以行之于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

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

行小大利之注應劭曰母重也其大倍故爲母也子輕

也其輕少半故爲子也又周禮天官外府掌邦布之入

出注布泉也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後

數變易不復識本制至漢惟有五銖久行王莽改貨而

異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于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貨

泉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圓
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重二
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
曰大泉直十五貨泉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
文曰泉
直一也
斂散弛張必由于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

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

管子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

則非有補于暖也食之則非有補于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賈山至言錢者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今然則穀帛者人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

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爲者故賦斂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著令稽古作程所取于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

絹調雜出繒續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聖遺典繁

然可徵曷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今之兩稅

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效算緡之末法史記平準書異時算輶車

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注李裴曰緡絲也以貫錢

也一貫千緡出二十算緡音旻前漢武帝本紀注師古

曰謂有儲積錢者計其緡貫而算之通鑑音注自建

中初楊炎定兩稅法不令民輸其土之所產而督錢不

稽事理不揆人功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顧炎

知錄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注財泉穀也又曰賦口

率出泉也而漢律有口算此則以錢爲賦自古有之而

不出于田畝也唐初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布臨時折

未嘗用錢而兩稅法行遂以錢爲惟正之供矣

徵雜物

通鑑本注謂折錢穀之價

每歲色目頗殊唯計

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
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
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爲有限物
價之貴賤無常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
產以奉無常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
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
私二途常不兼濟以此爲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兩稅
之時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三千二三百文大率萬錢爲
絹三疋價旣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

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
一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爲絹六疋價旣轉
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尙欲過倍此所謂
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災害
者在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所司勘
會諸州府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
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唐鑑泉貨所以
權物之輕重流于天下則爲用積于府庫不爲利也何
以知其然耶穀帛出于民而官不可爲也錢出于官而
民不可爲也取其所有與其無則上下皆濟矣是故
以穀帛爲賦則民不得不耕織以奉公上此驅之于農

桑也如不取其所有而取其無則民之所有棄之必
賤矣官之所無收之必貴矣穀帛輕則民爲之者少錢
重則物甚賤者多是以利壅于上民困于下至于田野
荒杼柚空由取其無故也然則以錢爲賦官豈得其
利乎爲法者必使民去未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
而反本則富國之道也

宜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
千疋其有繩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爲稅
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眾皆知上令之不遷于
是一其心而專其業應出麻布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
者則務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修家技皆足供
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

弊無易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行此則稍循令典之舊規固非創制之可疑者也然蚩蚩之俗罕究事情好騁異端妄行沮議臣請假爲問荅以備討論陛下誠有意乎憐愍蒼生將務救卹但垂聽覽必有可行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大抵皆約錢數若今以布帛爲額是令支計無憑荅曰國初約法已來常賦率由布帛輸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經費之大其流有三軍食一也軍衣二也內外官月俸及

諸色資課三也唐會要開元二十四年勅百官料錢宜各為一色都以月俸為名各據本官隨

月給付一品三千二百六品五千三百七品四千五百

十一千五百九千二百六品五千三百七品四千五百

八品二千四百七十五九品一千九百一十七至大歷

十二年加京官俸三師三公侍中中書令每月各一百

二十貫文中書門下侍郎各一月各一百貫文東宮三太

右僕射各八十貫文東宮三少各七十貫文尚書御史

大夫太常卿各六十貫文常侍中正太子詹事國子祭

酒各五十貫文左右丞及諸司侍郎給舍中丞賓客殿

中秘書監司農等卿匠作等監各四十五貫文太子二

庶子太常少卿各四十貫文諫議諸司少卿少監各三

十五貫文國子司業內侍東宮三卿各三十貫文郎中

侍御史司天監少詹事諸王傅國子博士諭德中充中

舍殿中秘書太常宗正卿各二十五貫文殿中侍御史
著作郎大理正都水使者總監內常侍內給事各二十
貫文員外郎通事舍人起居王府長史各十八貫文監
察御史臺主簿補闕王府司馬司天少監太子典內太

常博士主簿宗正主簿門下錄事中書各五十貫文拾遺司議太子文學秘書著作佐郎國子太學四門廣文博士大理司直詹事府丞及諸寺監丞調者監中書門下主事各二十貫文洗馬贊善諸寺監主簿詹事府司直各十貫文評事八貫文諸校正各六貫文諸奉御九成總監諸王諮議及諸陵令各六貫文二百文城門符寶國子助教六局郎王府掾屬太常侍醫文學錄事參軍主簿記室都衛及六軍長史兩市令諸副總監武庫署令太公廟令各五貫三百文太子通事舍人東宮三寺丞太學廣文助教內坊丞諸直長內寺伯千牛衛及諸率府長史諸陵丞諸陵署諸王府判司司竹溫泉監尚書都事都水及諸總監丞司天臺丞太子侍醫諸司上局署令王府國子四門助教律醫學博士協律郎內謁者諸衛六軍左右衛率府等衛佐諸王府參軍大農都省兵吏禮房考功主事春坊錄事司竹副監諸司中局署令都水主簿諸司上局署及監廟司丞司天臺靈郎保章挈壺正太常針醫及醫尚衣局司衣各二貫四百

七十文太祝奉禮省中諸行主事門下典儀御史臺殿
中秘書內侍省春坊詹事府主事諸寺監諸衛六軍諸
司錄事諸司中局署丞及大理獄丞諸司監作監事諸
率府錄事殿中省醫佐食醫奉輦司庫司廩奉乘鴟廬
寺掌客司儀太僕主乘內坊典直司天臺司辰司慰監
內侍省宮教博士東宮三寺主簿太常太樂鼓吹丞醫
正按摩呪禁博士筮博士及針醫卜助教國子書算博士
及助教諸王府國丞尉諸總監主簿各一貫九百一十
七文武官左右金吾大將軍各四十五貫文六軍大將
軍左右金吾將軍各四十貫文諸衛大將軍六軍將軍
各三十貫文諸衛將軍各二十五貫文諸衛及六軍中
郎將諸率府率副各一十貫五百六十七文諸衛及六
軍郎將諸王府典軍副各九貫二百文諸衛及六軍司
陞千牛及左右備身各五貫三百文諸衛及六軍中候
太子千牛各四貫一百一十六文諸衛及六軍司戈太
子備身各二貫四百七十五文諸衛及六軍執戟及長
上各一貫九百一十七文京兆及諸府尹各八十貫文
少尹兩縣令各五十貫文奉先昭應醴泉等縣令司錄

各四十五貫文畿令各四十貫文判司兩縣丞各三十
五貫文兩縣簿尉奉先等縣丞各三十貫文奉先縣簿
尉諸畿令各二十五貫文畿簿尉各二十貫文參軍文
學博士錄事各一十貫文應給百司正員文武官月料
錢外檢校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每月一百二十貫文
內侍省監每月四十五貫文每年約加一十五萬六千
貫軍衣固在于布帛軍食又取于地租其計錢爲數者
獨月俸資課而已制祿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眾寡

爲差

通典周班爵祿之制大國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

人在官者

同祿次國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

士上士倍

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

小國君

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

中士倍

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皆祿足以代其

耕也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

大夫視

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諸侯之下士祿食九

千石比二千石千石六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一百石凡中二千石丞比千石真二千石丞長史六百石比二千石丞比六百石令相千石者丞尉皆四百石其六百石者丞尉皆三百石長相四百石及三百石者丞尉皆二百石諸侯公主家丞秩皆比三百石諸邊障塞尉諸陵校尉皆二百石有常例者不署秩 蓋以

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常資以常徇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恆於家以權爲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錢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況今餽餉方廣倉儲未豐盡復古規或慮不足若但據羣官月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差各依錢數少多折爲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疋某役月給資布若

干端

通鑑音注唐制布帛六丈爲端四丈爲疋

所給色目精粗有司明立條

例便爲恆制更不計錢物甚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甚

貴而私之所稟不減官私有准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

食爲切有職田以供食

通典諸京官文武職事各有職分田並去京城百里內給其京

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分田亦各有差皆于領側州界內給親王府官人職分之田亦各有差皆于領側州界內給其校尉以下在本縣及去家百里內領者不給諸職分陸田限三月三十日稻田限四月三十日以前上者並入後人以後上者入前人其麥田以九月三十日爲限各前入自耕未種後人酌其功直己自種者准租分法其價六斗以下者依舊定不得過六斗並取情願不得抑配通鑑音注職分田起于後周頃畝以品爲差下至隋唐代有增減

有俸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事

誰曰不然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爲賦復何
所傷議者若曰吏祿軍裝雖頒布粟至於以時斂糴用
權物價重輕是必須錢於何取給答曰古之聖人所以
取山澤之蘊材作泉布之寶貨國專其利而不與人共
之者蓋爲此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
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
是乃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于官之盈
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
貧者破產而假資于富有之室富者蓄貨而竊行于輕

重之權下困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諒在於斯誠宜

廣卽山殖貨之功竣用銅爲器之禁

唐書食貨志左監門衛錄事參軍事

劉秩曰夫錢重由人日滋于前而鑪不加舊公錢與銅價頗等故破重錢爲輕錢銅之不贍在採用者衆也銅之爲兵不如鐵爲器不如漆禁銅則人無所用盜鑄者少公錢不破人不犯死錢又日增是一舉而四美兼也又大厯七年禁天下鑄銅器貞元初諸道鑄鐵使張滂奏禁江淮鑄銅爲器惟鑄鑑而已十年詔天下鑄銅器每器一斤其直不得過百六十銷錢者以盜鑄論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

糴鹽以入其直有權酒以納其資

唐書食貨志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

皆隸度支蒲州安邑解縣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鹽州五原有烏池白池五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尾池紅桃池回樂池宏靜池會州有河池三州皆輸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落池歲

得鹽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
嶺州并各一果園開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領之邛
眉嘉有井十三劍南西川院領之梓遂緜合昌渝瀘資
榮陵簡有井四百六十劍南東川院領之皆隨月督課
幽州大同橫野軍有鹽屯每屯有丁有兵歲得鹽二千
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負海州歲免租爲鹽二萬斛以
輸司農青芝海滄棣杭蘇等州以鹽價市輕貨亦輸司
農又唐無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貴肅宗以稟食方屈
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麥熟如初廣德二年定天下酤戶
以月收稅建中元年罷之三年復禁民酤以佐軍費置
肆釀酒斛收直三千州縣總領醱薄私釀者論其罪尋
以京師四方所湊罷推貞元二年復禁京城畿縣酒天
下置肆以酤者斗錢
百五十免其徭役 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

固可以斂輕爲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爲輕弛張在官
何所不可慮無所給是未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

來恆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
虛估廣求羨利以贍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
供布帛出納以平軍國之資無乃有關答曰自天寶以
後師旅數起法度消亡肅宗撥滔天之災而急於功賞
先帝邁含垢之德而緩於糾繩

通鑑音注繩三合爲由
糾糾言三合爲一也

是用頗殷繁俗亦靡弊公賦已重別獻繼興別獻既行
私賂競長誅求刻剝日長月滋積累以至于大厯之間
所謂取之極甚者也今既總收極甚之數定爲兩稅矣
所定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聞緣軍用不給已嘗加徵

矣近屬折納價錢則又多獲矣比於大厯極甚之數殆將再益其倍焉復幸年穀屢豐兵車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劑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苟能黜其情約其用非但可以布帛爲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苟務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爲出雖遇災難下無

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

通鑑本注理化猶言治化也

量出爲入不

恤所無故魯哀公問年飢用不足有若對以盍徹桀用

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於

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衛文

公承滅國之餘

史記衛康叔世家齊桓公率諸侯伐翟爲衛築楚邱立戴公弟燬爲衛君是爲

文建新徙之業革車不過三十乘豈不甚殆哉而能衣

大布冠大帛約己率下通商務農卒以富强見稱載籍

左傳僖公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邱

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

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

季年乃三百乘杜注大布粗布大帛厚繒蓋用諸侯諒

闇之服 漢文帝接秦項積久傷夷之弊繼高呂革創多事

之時家國虛殘日不暇給前漢高帝紀雖日不暇給規

日不暇足言眾事而能躬儉節用靜事息人服弋綈

繁多常汲汲也前漢東方朔傳注師古

文帝紀身衣弋綈注師古曰革生皮也不用柔韋

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履革烏史記文帝紀嘗欲

言儉卻駿馬而不御罷露臺而不修作露臺召匠計之

率也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

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為徐廣曰露一作靈屢賜田租

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今親率羣臣農

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今親率羣臣農

勸之其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十二年詔曰道民之路

在于務本朕親率天下農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

飢色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

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十

三 柏經正堂藏書

奏議六

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墾身從事以厚烝
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者無以異也其除之

庶遂使戶口蕃息百物阜殷乃至鄉曲宴遊乘牝者

擯而不得會聚

史記平準書注漢書音義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閒其閒則相踈齧故斥不得出

會同子孫生長或有積數十歲不識市鄽

綱目質實市塵市買賣之所易

日中爲市又郡邑也塵市中空地說文一晦半一家之居也孟子願受一塵而爲氓亦作鄽

御府之

錢貫朽而不可校

史記平準書注如淳曰校數也

太倉之粟紅腐而不

可食

漢書賈捐之傳注師古曰粟久腐壞則色紅赤也

國富於上人安於下生

享遐福沒垂令名人到於今稱其仁賢可謂盛矣太宗

文皇帝收合板蕩再造寰區武德年中革車屢動繼以

災歎人多流離貞觀之初薦屬霜旱自關輔綿及三河

之地

通鑑音注關謂蒲潼隴蜀藍田諸關輔謂三輔關內卽漢三輔之地史記貨殖傳昔唐人都河東殷

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米價騰貴斗易一縑

道路之閒餒殍相藉太宗敦行儉約撫養困窮視人如

傷勞徠不倦百姓有鬻男女者出御府金帛贖還其家

通鑑貞觀二年關內旱飢民多賣子詔出御府金帛贖以還之嚴禁貪殘慎節徭賦弛

不急之用省無事之官黜損乘輿斥出宮女

通鑑貞觀二年秋九

月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往年雖出宮人竊聞太上皇宮及掖庭宮人無用者尙多豈惟虛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曰婦人幽閉深宮誠爲可愍洒掃之餘亦何所用皆宜出之任求伉儷于是前後所出

三千餘人太宗嘗有氣疾百官以大內卑濕請營一閣以居

尚憚煩勞竟不之許

舊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年八月公卿奏曰依禮季夏之月可以居臺

榭今隆暑未退秋霖方始宮中卑濕請營一閣以居之帝曰朕有氣疾豈宜下濕若遂來請糜費良多昔漢文帝將起露臺而惜十家之產朕德不逮于漢帝而所費過之豈謂爲民父母之道也竟不許

是以至

誠上感淳化下敷四方大和百穀連稔貞觀八年以後

米斗至四五錢俗阜化行人知義讓行旅萬里或不齎

糧

通鑑太宗之初卽位也常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

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上深然之元年關中飢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下勤而撫之民願東西就食未嘗嗟怨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

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纒二十九人東至于
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賣糧取給于道路焉
帝曰此徵勸朕行仁義既效矣故人到于今談帝王之盛則必先太宗

之聖功論理道之崇則必慕貞觀之故事此二君者其
經始豈不艱窘哉皆以嗇用愛人竟獲豐福是所謂能
節雖虛必盈之效也秦始皇據崤函之固藉雄富之業
專力農戰廣收材豪故能芟滅暴強宰制天下功成志
滿自謂有泰山之安貪欲熾然以爲六合莫予違也于

是發閭左之戍

前漢食貨志發閭左之戍注應劭曰秦

時以適發之名適戍先發吏有過及贅
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
籍者戍者曹輩盡復入閭取其左發之師古曰閭里門

也言居在閭門之左者一切發之

徵泰半之賦

前漢食貨志注師古進曰泰半三分取其二

諫者謂之宣謗恤隱者謂之收恩故徵發未終而宗社已泯漢武帝遇時運理平之會承文景勤儉之積內廣興作外張甲兵侈汰無窮遂至殫竭大搜財貨算及舟車遠近騷然幾至顛覆賴武帝英姿大度付任以能納諫無疑改過不吝下哀痛之詔罷征伐之勞封丞相爲富民侯

前漢食貨志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爲富民侯韋昭注富民沛蘄縣也師古曰欲百

姓之殷實故取其嘉名也

以示休息邦本搖而復定帝祚危而再安

隋氏因周室平齊之資府庫充實開皇之際理尙清廉

是時公私豐饒議者以比漢之文景煬帝嗣位肆行驕

奢竭耗生靈不知止息海內怨叛以至于亡

文獻通考
隋文帝開

皇時百姓承平漸久雖遭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
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阪至于京師相屬于路晝
夜不絕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于
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
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乃更開左藏之院
構屋以受之詔蠲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
半功調全免煬帝卽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
及奴婢部曲之課其後征伐巡遊不息租稅之入益減
六宮及禁衛行從常十萬人皆仰給州縣百姓怨叛以
至于亡此三君者其所憑藉豈
不豐厚哉皆以縱欲殘人竟致蹙喪是所謂不節則雖
盈必竭之效也秦隋不悟而遂滅漢武中悔而獨存乃

知懲與不懲覺與不覺其於得失相遠復有存滅之殊
安可不思安可不懼今人窮日甚國用歲加不時節量
其勢必蹙而議者但憂財利之不足罔慮安危之不持
若然者則太宗漢文之德曷見稱秦皇隋煬之敗靡足
戒唯欲是逞復何規哉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聚斂而
忽於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言也

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

通典唐考課之

法諸州縣官人撫育有方戶口增益者各准見
戶爲十分論每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考一等
其州戶不滿五千縣戶不滿五百者各准五千
五百戶法爲分若撫養乖方戶口減損者各准

增戶法亦每減一分降考一等其勸課農田能使豐殖者亦准見也為十分論每加二分各進考一等其有勸課以致減損者每損一分降考一等若數處有功並應進考者並聽累加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

前漢食貨志理民之道地

著為本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

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

以安其業

通典昔黃帝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

宅鑿井于中一則不洩地氣二則無費一家三則同風俗四則齊巧拙五則通財貨六則存亡更守七則出入相同八則嫁娶相媒九則有無相貸十則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親生產可得而均既牧之于邑故井一為鄰鄰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十為州州夫始分之于井則地著計之于州則數詳迄平夏殷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禮記大傳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

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
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
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鄭康成注別子之世適
族人尊之謂之大宗繼高祖者亦小宗也高祖與禰皆
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猶懼其未也又教之族墳墓
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猶懼其未也又教之族墳墓
地官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二曰族墳敬桑梓詩維
墓註族猶類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敬桑梓
梓必恭敬止註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牆下以
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容齋隨筆小雅維桑與梓
必恭敬止並無鄉里之說而後人文字乃作鄉里事用
按古人桑梓之說不過敬老之意說苑常樅謂老子曰
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敬老邪
常樅曰嘻是已此于詩為興體言桑梓猶當恭敬而況
父母為人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遷然可為
子所瞻依

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遊惰之禁

周禮地官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

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文獻通考周家立此法以警游惰之民所謂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蓋倍蕪而取以糾之以版圖比閔之方周禮天官小宰以官

困之也曰聽閭里以版圖註版戶藉圖地圖也又地官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眾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註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鄭司農云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雖訓導漸微而檢

制猶密歷代因襲以爲彝章其理也必謹于隄防其亂

也必慢于經界斯道崇替與時興衰人主失之則不可

御寰區守長失之則不可釐郡邑理人之要莫急于茲

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版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約不

明宋書武帝紀大司馬桓溫以民無定本傷治為深庚
 戌土斷以一其業請準庚戌土斷之科庶子本所宏
 稍與事著于是依界土斷通典唐令諸戶以百戶為里
 五里為鄉四家為鄰三家為保每里置正一人掌按比
 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為坊別
 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姦非並免其課役在田野
 者為村別置村正一人其村滿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
 正其村居如滿十家者隸入大村不須別置村正天下
 戶為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畱縣一送州一送
 戶部一送三比在州縣五比送省諸里正縣司選動官
 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強幹者充其次為坊正若當里無
 人聽于比鄰里簡用其村正取白丁充無人處里正等
 並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殘疾免充爰獻通考開元十八
 年勅天下戶等第未平升降須實比來富商人賈多與
 官吏往還遞相憑囑求居下等
 自後如有囑請委御史彈奏

恣人浮流莫克禁止縱

之則湊集整之則驚離恆懷倖心靡固本業是以賦稅

不一教令不行長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
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毗以傾奪鄰境爲智能
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旣謂新收而獲宥倏
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
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恆代惰游服役
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宏通各私
所部之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

唐書百官志觀
察處置使掌察

所部善惡又獻通考代宗寶應元年考功奏請立京外
按察京察連御史臺分察使外察連諸道觀察使各訪
察官吏善惡其功過稍大事當奏者使司案成便奏每
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具狀報考功其功過雖小理堪懲

勤者案成卽報考功至校
考日參事跡以爲殿最
但守常規不稽時變其所以

爲長吏之能者大約在于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

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期此四者誠吏職

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之所沮則人飾巧而

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興僞以曲附其文理之者若

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僞萌生恆因沮勸而滋矣夫

課吏之法所貴戶口增加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

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苛法以析其親族苟益戶

數務登賞條所誘者將議薄征已遽驚散所析者不勝

重稅又漸流亡州縣破傷多起于此長吏相效以爲績
安忍莫懲齊人相扇以成風規避轉甚不究實而務增
戶口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有

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牽率黎烝播植荒廢約以年限免

其地租

文獻通考大歷元年詔荒田每畝稅二升五年始定法

苟農夫不增而墾

田欲廣新畝雖闢舊畝反蕪

詩如何新畝傳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畝爾雅釋地田

一歲曰苗二歲曰畝三歲曰新田

人利免租頗亦從今年限纔滿復爲

汗萊有益煩勞無增稼穡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
之病焉所貴稅錢長數者豈不以旣庶而富人可加賦

乎今或重困疲羸力求附益捶骨瀝髓隳家取財苟媚
聚斂之司以爲仕進之路不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
之病焉所貴徵辦先期者豈不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
乎今或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
時宜唯尙強濟絲不容纖粟不暇春

說文春擣粟也古
者雍父初作春

矧伊貧虛能不奔迸不恕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
焉然則引人逋逃蹙人艱窘唯茲四病亦有助焉此由
考覈不切事情而泛循舊轍之過也且夫戶口增加田
野墾闢稅錢長數徵辦先期若不以實事驗之則真僞

莫得而辨將驗之以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既出于人固
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
而稅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倘國家所設考課
之法必欲崇于聚斂則如斯可矣將有意乎富俗而務
理豈不刺謬歟當今之要在乎厚人而薄財損上以益
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
厚矣財必贍焉則暫薄者所以成永厚也臣愚謂宜申
命有司詳定考績往貴于加者今務于減焉假如一州
之中所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

等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

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

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

少以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較每戶十分減三

分者爲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

焉通鑑本注此不以增戶爲課最而以戶額如或人多

流亡加稅見戶比較殿罰春秋繁露考試之法九分三

爲法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則各以去年應輸之數

便爲定額每歲據徵更不勘責檢巡增闕者勿益其租

廢耕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植且免妨奪農功事簡
體宏人必悅勸每至定戶之際但據雜產校量田既自
有恆租不宜更入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浮不
督課而人自樂耕不防閑而眾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
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

其四論稅期限迫切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
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
給而斂其餘財遂人所營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斂必以

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闕人力不殫

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眾者其率用此歟法制或

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

徭賦繁多莫無蠲貸至于徵收迫促亦不矜量蠶事方

興已輸縑稅

釋名縑兼也其絲細
繳數兼于布絹也

農功未艾遽斂穀租

上司之繩責既嚴

禮樂記省其文采以繩德厚注繩下
度也漢書石奮傳君不繩責長吏

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

前漢食貨志有
者半賈而賣註

師古曰本直千錢
者止得五百也

無者求假而費其倍耐其所繫遲速

之閒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

不爲益何急敦逼重傷疲人頃緣定稅之初期約未甚
詳悉旋屬征役多故復令先限量徵近雖優延尙未均
濟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
聞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于紓人俾得辦
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文獻通考按陸羽傳

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畫羽形置煬突間爲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其後尙茶成風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羽貞元末卒然則嗜茶權茶皆起于貞元間矣顧炎武日知錄茶字自中唐始變作茶其說已詳之唐韻

正按困學紀聞茶有三誰謂茶苦苦菜也有女
如茶茅秀也以薺茶蔘陸草也今按爾雅茶漆
字凡五見而各不同釋草曰茶苦菜註引詩誰
謂茶苦其甘如薺又曰藁苧茶註云卽芳又曰
漆虎杖註云似紅草而粗大有細刺可以染赤
又曰漆委葉註引詩以苾漆蔘今詩本苾作薺
釋木曰檟苦茶註云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煮
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爲茶晚取者爲茗一名苑
蜀人名之苦茶今以詩考之岷谷風之茶苦七
月之采茶綿之莖茶皆苦菜之茶也又借而爲
茶毒之茶良耜之茶蔘委葉之漆也唯虎杖之
漆與檟之苦茶不見于詩禮而王褒僮約云湯
武買茶張載登成都白菟樓詩云芳茶冠六清
孫楚詩云薑桂茶并出巴蜀本草衍義晉溫嶠
上表貢茶千斤茗三百斤是知自
秦人取蜀而後始有茗飲之事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餒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爨

而食之哉前漢食貨志晁錯曰聖王在上而民不蓋以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

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于歉乏之外設備于災沴之

前是以年雖大殺眾不恒懼夫水旱爲敗堯湯被之矣

陰陽相感聖何禦哉所貴堯湯之盛者在于遭患能濟

耳前漢貨志晁錯說文帝曰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

凡厥哲后皆謹循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

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

粟曰國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積

以卹艱阨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

委積以恤民之難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註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皆以餘財其之少曰王制既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糴之法魏文季多曰積侯相李惺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碩中熟自三餘三百碩下熟自倍餘百碩小飢則收百碩中飢則糴十碩大飢三十碩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漢置常平之倉通典漢而人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宣帝時歲數豐穰碩至五錢農少利大司農中丞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利兼公私頗亦爲便隋氏立制始創社平倉人便之

倉終于開皇人不饑饉

通典隋文帝開皇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請令諸州百姓及

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于當社造倉窖貯之卽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飢饉者卽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

貞觀初戴胄

建積穀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

貯粟號爲義倉

通典貞觀初尚書左丞戴胄上言請自王公以下爰及眾庶計所墾田稼穡頃

畝每至秋熟准見田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穀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爲立義倉年穀不登百姓飢饉當所州縣隨便取給太宗曰旣爲百姓先作儲貯官爲舉掌以備凶年非朕所須橫生賦斂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有司議立條制戶部尚書韓德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勝其粟麥稷稻之屬各依土貯之州縣以備凶年制從之自是天下州縣始

豐則斂藏歉則散給

制義倉每有飢饉則開倉賑給

歷高宗之代五六十載人賴其資國步中艱斯制亦弛

開元之際漸復修崇

通鑑音注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以給

地費至神龍中略盡通典開元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

下每年戶別據所種田畝別稅粟二石以爲義倉其商

賈戶若無田及不足者上上戶稅五石上中以下遞減

各有差諸出給雜種准粟者稻穀一斗五石當粟一斗

其折納糙米者稻三石折納糙米一石四斗天寶八年

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萬二千二百二十石

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

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

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

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記

所謂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良以此也後代失典籍

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儲唯計廩庾

通鑑音注

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康曰凡倉無屋曰庾犬彘厭人之食而

不知檢溝壑委人之骨而不能恤亂興于下禍延于上

雖有公粟豈得而食諸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

矣養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

固不足矣爲官而備者人必不贍爲人而備者官必不

窮是故論德昏明在乎所務本末務本則其末自遂務

末則其本兼亡國本于人安得不務頃以寇戎爲梗師

旅亟興惠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
官司所儲止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于人人
之凶荒豈遑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息利人大乏則賣鬻
田廬幸逢有年纔償遺債斂穫始畢餼糧已空執契擔
囊行復貸假重重計息食每不充倘遇薦饑遂至顛沛
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爲奴僕猶莫之售或行丐鄣里
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率計被其害者每歲
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爲人父母之心若垂省憂固
足傷惻幸有可救之道焉可舍而不念哉今賦役已繁

人力已竭窮歲汲汲求無贏餘課之聚糧終不能致將
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下誠能爲人備災過聽
愚計不害經費可垂永圖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

五十萬貫元勅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

通鑑貞元九年春正月癸

卯初稅茶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值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已往稅茶之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

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總計諸道戶口多少
每年所得稅茶錢使均融分配各令當道巡院主掌每
至穀麥熟時卽與觀察使計會散就管內州縣和糴便

于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錄事參軍專知仍定觀察判

官一人

唐書百官志觀
察使判官一人

與和糴巡院官同句當亦以義

倉爲名除賑給百姓以外一切不得貸便支用如時當

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糴數穀若稍貴糴亦

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准平穀價恆使得中每遇災

荒卽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饑則錄奏分頒許從

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斂散遂以爲常如此則蓄財息債

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貧

不至饑農不至傷糴不至貴一舉事而眾美具可不務

乎俟人小休漸勸私積平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

不出十年之中必盈三歲之蓄宏長不已升平可期前漢

梅福傳升使一代黎人永無餒乏此堯湯所以見稱于平可致

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繼之齊之苟能存誠蔑有不

至

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詔

又禁兼并之塗注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民富者兼役貧民欲平之也史記酷吏傳鉅豪彊并

兼之家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士農工商各有所專前漢食貨志

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
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亡
廢官邑無版民地無曠土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

以節財力勵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
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
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
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
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王能使禮讓興行而財
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貨
是崇唯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并下錮齊

人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蓄羣黎隸役同輩

既濟嗜欲不虞憲章肆其貪恡曷有紀極

左傳貪恡無
賢音義方言

云楚人謂貪爲恡楚詞眾皆競進以貪婪
兮註愛財曰貪愛食曰婪廣韻恡與婪同

天下之物有

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

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家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

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前代致有

風俗訛靡毗庶困窮由此弊也今茲之弊則又甚焉夫

物之不可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田宅臣請又措

其宅而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

通典董仲舒曰古
井田法雖難卒行

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注名田占田也各爲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古先哲

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

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力田疇二者

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

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壞墮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

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前漢食貨志董仲舒曰秦用商鞅之法改

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依託強豪以爲私屬貸

其種食按貸稱貸舉息也音特孟子又稱貸而益之周禮地官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

以國服爲之息注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價以與之音義之貸音特貸民音吐代反唐韻

正謂乞貸之貸爲入聲出
貸與人之貸爲去聲是也
賃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

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
乃至于斯厚斂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

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

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于官稅也荀悅論官收百

一之稅而人輸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
豪強泰半之賦

爲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
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壅

顧炎武曰知錄漢武帝時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見
稅什五唐德宗時陸贄言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

五升而私家收租云云仲舒所言則昔之爲理者所以
今之分租贄所言則今之包租也

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道浸亡爲日已久頓欲
修整行之寔難革弊化人事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
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
法貴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
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

卹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通鑑本註周禮地官以保息六
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

曰賑窮四曰卹貧五
曰寬疾六曰安富

右臣前月十一日延英奏對因敘賦稅煩重百姓困窮

伏奉恩旨令具條疏聞奏今且舉其甚者謹件如前臣

聞于書曰書太無輕人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此理之

所以興也又曰書無厥後嗣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

難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縱聖哲事更憂危夙夜

孜孜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必為悽然動容每言朕

于蒼生肢體亦無所惜臣久叨近侍亟奉德音竊謂一

代黔黎必躋壽富之域昨奏人間疾苦十分才及二三

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愁怨之事何由上

聞煦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所戒信而有徵一虧聖猷

寔可深惜臣又聞于書曰書說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竊

惟陛下所以驚疑于微臣之言者但聞之未熟耳此乃

股肱耳目之任仰負于陛下誠所謂知之非艱尙未足

深累聖德也今則既知之矣願陛下勿復艱于所行居

安思危億兆幸甚謹奏唐書食貨志贊言雖切以讒逐

抗復論其弊以爲軍興國用稍廣隨要而稅吏擾人勞
陛下變爲兩稅督納有時貪暴無容其姦二十年間府
庫充物但定稅之初錢輕貨重故陛下以錢爲稅今錢
重貨輕若更爲稅名以就其輕其利有六吏絕其姦一
也人用不擾二也靜而獲利三也用不乏錢四也不勞
而易知五也農桑自勸六也百姓本出布帛而稅反配
錢至輸時復取布帛更爲三估計折升降成姦若直定
布帛無估可折蓋以錢爲稅則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覺

今兩稅出于農人農人所有惟布帛而已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于農人哉疏入報亦不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二十三終